

水谷，成為了一個合作者的居所

文 | 黃彥超（專職藝術家）

前幾日一踏入水谷展場的空間，心理有一個聲音出來是…哇！水谷好不水谷喔。會有這樣的聲音跑出來我想很直接的連動身體的快感經驗、或像是在翻閱腦海裡的身體記憶，好像是在模糊一個工地/或是製作的現場。

水谷狹長的一樓展場牆面一邊被木板牆給填滿了-填空了一邊 1/2 展牆的大面凹槽，彷彿是將展牆當作巨大的畫布在製作，也像是異己的大面補土。回想過去頻繁的佈展現場的補坑洞或是持續的再覆蓋一層油漆，有感作者像是在「補」充與填平一個台面。好像揭露一個展覽的製作背後的動員，像在看展但也像在窺看後台，或是樓層的裝修。

這好像也拉回一個看到最原始的與最簡單的揭露。這也像是看一個作者如何去主體化或是讓渡主體的過程，這些不過多的展露才有更多機會可以看見本質。如材料的質地、或是空間的本體。

同時也是因為這次多一層覆蓋或是增厚延展它的表面積、讓我同時看到..原來水谷一樓的展場如此高挑… 也比水泥漆覆蓋的牆面更為平滑。我更感興趣的是底下有一道劃破左右的炬痕。當它以如此沈靜的姿態佇立的躺或是釘在牆面被提示出來時，好像這個發動電力破壞的畫線與分割瞬間腦中有一股噪音的聲響，也快速的與我的身體疊合。

像是在做一個現地的繪畫或是丈量，或是透露著作者作為一個生產者與展覽場域的反覆確認與事前準備。它也不像繪畫不斷堆疊的時間性也不單是「搭牆」。這個來回看與像是在找什麼？有無遺留之物很有一種踏入劇場做定位舞台配置、馬克點、舞台造景與我坐在哪個位置觀看的確認感，也像是打卡的定位點，我好像與作者一起「打卡」在這。而底部散漫殘留的木屑，則讓展場更有溫度與親切感，好像正在跟作者一起參與創作。我能夠在這展場做些什麼事嗎？則是心理第二浮現出來的聲音念頭。

所以對面牆面兩張展覽圖示文宣的紙本，姑且先稱為類海報印刷，彷彿像是導覽手冊、身體按摩的穴位圖示、或是樓層內的物作多重的展示與連動一個獨屬觀眾內部參與的對照。不如就跟著探索一番吧，雖然視覺上是柔和的但可感作者如何開始啟動與佈下這個局。

當走下地下室看到原先的展間被刻意隔一半時，很像小時候數學的算數，現在是幾分之幾、一旁的開關按鈕亮或暗、使我自己有可能因為誤觸參與了看不到的幾秒鐘而多得到額外的感受經驗。我正在水谷參加一個「藝術/日常」的現場。早在數個月在當代館 signal 展覽就曾看過洪聖雄創作、當時在二樓轉角的展場給我的感覺像是在看大面的棋盤。其中最有趣的是如果放在「訊號」的提示或是範圍框架，給我的感受很像當代的圖文-關鍵字搜尋還有標籤化-「#」-好像要進入一個索引。

來到水谷上下樓層移動與樓層與樓層的「斷面」或是「間隔」則讓創作者好像某種程度上的「工頭」或是「發號施令的發號者」，提問這個「合作者」的部署底下的團員或是零件，則好像是一起上緊發條、或是上演一部未知的劇名。我也特別喜歡看見創作者挑戰水谷整棟、這隱含者作者的佈局（身體與空間的黏合劑）與藝術參與的政治的動員跟分配，這次作者在 1 樓與頂樓加緊火力、與刻意「妝點」頂樓、刻意鋪上的木板-以往走到頂樓像是象徵展覽的結束。這次看到頂樓樓層分佈的「物件/傢俱」則讓它有一個更為安穩、像是展場又不是展場的樣品屋。

而刻意「放掉」的 3、4、樓層。展牆上的燈座。則更像是一個來源於外部機制的提示。我覺得這檔展覽在於作者如何讓出他的主體而反而更可以看見主體、這個「讓」的背後隱含的策略與一進一出的默契，都讓#的單位與物的提示更為明確。一種感受上的恣意與輕盈、其幽微與趣味感，是一檔有趣的展覽。

文章轉載出處/黃彥超個人臉書